

鹿笔

# 光阴荏苒

王吴军

转眼之间，原野里已经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了。走到郊外，站在明媚的阳光下望去，只见葱郁的麦苗已经拔节，田埂上一些淡紫和粉红的花朵开得正艳，小路旁边的青草也争先恐后地伸展着腰身，仿佛怕辜负了这美好的光阴一般。粉红色的花是多情的佳人，紫色的花则是眷恋佳人的年轻公子，怕光阴易逝，也不愿意让美好的年华白白抛掷，就满怀热情地前来倾诉爱意。而那青草历经了寒冬的磨难，依然穿着鲜亮的新衣，在荏苒的光阴里尽情展示着自己的芳华。在泥土下蛰伏了整整一冬的青蛙，也开始出来



和谐盛世 万龙归宗(篆刻) 潘庆仁

大声唱歌了，它们沐浴着和风细雨欢快地唱着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。还有那轻轻舞动的柳丝，那翩翩飞翔的燕子……这些都是荏苒的光阴向我们表达出的真挚呼唤呵。

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繁冗琐事要做，总是有那么多的应酬要面对。那些琐事和应酬把我们的心灵牢牢地束缚了起来，让我们不能尽情呼吸清爽鲜润的气息，无法尽情拥抱自己真正需要的爱。我们都成了琐事和应酬的奴隶。我们生活在琐事和应酬筑成的无形的笼子里，却没有冷静思考过要把自己解救出来，而只是一味地逆来顺受，勉强凑合着度日。可是，在荏苒的光阴却面带微笑，来亲切地呼唤我们了。

面对着一座山，我常常会从心底生出无限的感动，每次看到那样一座挺拔了千年的山，我都会贴近它，让自己的胸膛久久靠着它，那一刻，我能真切感受到它心灵的跳动。它心灵的跳动穿越了沧桑的岁月，安详而平静，和光阴的脚步是那么合拍而一致，就像光阴的一个孩子，在光阴的呼唤里自

然而地成长着，没有浮躁，没有消极，没有狂狂，没有颓丧，无论是阴郁的日子还是明媚的时刻，都和光阴迈着同样的脚步。在自然随意的心境中，山获得了长久的挺拔和壮美。

看到那些白发苍苍而又神态安详的老人，我的心中也总是会有一种敬意油然而生。这些老人和千年挺拔的山一样，让我无限敬仰。虽然他们也要在荏苒的光阴里悄然老去，难以更改自然的规律，但他们安详的样子，已经让我看到了生命本质的柔润光芒。他们是在光阴的流逝里活得最自然的人，他们是最懂得生命成长和幸福的秘诀的，只不过，他们只是把愉悦珍藏心底，没有表达出来罢了。我想，如果这世上没有了这些白发苍苍而又神态安详的老人，原本生动的光阴就会黯然失色，就会缺少厚重和丰富的韵味。

生活在天地间，一定不能和光阴赌气，即使有时候会觉得光阴对自己不太青睐，也要心平气和地去好好生活，珍惜光阴。其实，红尘中有那么多人在拉着光阴的手，光阴不能只关注某一个人。不过，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不论是白天和黑夜，光阴时刻都是和每个人在一起的。在晴朗明媚的日子里，走在温暖的阳光下，心情会显得格外愉悦，其实，阳光就是光阴温柔的凝视呵。

在荏苒的光阴里，每个人都在成

长，也都在悄悄老去。在和另一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在享受爱情的甜蜜的时候，在郁闷的时候，在吃饭喝酒的时候，在睡眠做梦的时候，甚至在发呆的时候，我们又向衰老靠近了一些。在荏苒的光阴里，我们从孩子成长为少年，从少年成长为青年，从青年到中年，然后再走向垂暮之年。其实，我们都知道，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不上光阴的脚步，会被丢下来，永远睡去，和光阴做永远的告别。那时，我们会无比苍老，再也不能跟着光阴的脚步去踏青寻春，再也不能在光阴的怀抱里放声大笑，再也不能在光阴的温柔凝视下拥抱着爱人那生动鲜活的身体。但是，我们只要真实地生活过了一回，我们就会欣然地笑着离开光阴的怀抱和呼唤。在荏苒的光阴里没有白活一辈子，已经足够了。

不过，即使在垂暮之年要永远告别光阴，我们也不要悲伤和惆怅。因为即使我们永远睡着了，光阴依然在呵护着我们，在凝视着我们。而且，还有我们的孩子在荏苒的光阴里长大了，他们也会看护着我们。我们沉睡的地方一定会长出一束迎春花，在阳光下吐露芬芳。那是光阴不忍心舍弃我们而去的亲切呼唤呵。那时，当春天来到人间的时候，光阴化做的迎春花会轻轻摇曳着告诉天下的我们：人间又是春光明媚了，到处鸟语花香，到处柳绿花红，你们的孩子生活得都很好，他们很快乐，他们很幸福。



板地(油画)

袁敏

## 新书架 《跟法国女人学优雅》

传英

这样的书名一看就是翻译者的意思，借全球公认的迷人的法兰西女郎来增强书的号召力。其实，书的作者的确是法国女人，但本书的观点并不在此，而在于“优雅”被具体化、现代化了，解构为条条杠杠，让你一看即知什么场合该怎么才算举止得体。

当然，得体的举止并不等于优雅，却是构成优雅的最基本的元素。有关举止，我们中的很多人可以自信地宣称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识，但是，你在阅读了本书后会发现，仍然有被忽略的地方。譬如在办公室喝东西，杯子不能过大，也不要吧茶杯、茶包、方糖之类全放在办公桌上。书里提醒你，得体的做法是所有跟工作无关的物品应放置在桌前

下，至于喝水也应该低调进行。

本书尽是类似的建议，在表述方式上采取了“以前……”“现在……”简洁明了，不解释所以然，只告诉你该怎么去做。亲切幽默，略带几分自嘲的语气，使这种说教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优越感，像这句“以前，保持头发整洁，即使没有几根头发。现在，没几根头发时，最好把头发剪短。”叫人忍俊不禁的同时，感受到作者的善意。

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我们的举止也有必要跟国际接轨，有些世界通行的礼仪法则不仅得知晓还应照做。但在此提个醒儿，倘若你打算照搬照套本书的所有建议，那非闹笑话不可，弄得不好还会引起误会。切记，本书所教均为欧洲人的礼节，有的规矩不适用咱中华民族。 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

## 郑州地理 明山庙

郑州地理

# 刘之凤与明山庙

肖自才

御史；四年袭光禄寺少卿；九年升刑部右侍郎转左侍郎；崇祯十年升任刑部尚书。十三年刘之凤受周延儒魏忠贤党陷害，十四年壬午(1641年)，11月28日卒于狱中，时年71岁。

中牟县知县俞士鸿请旨，于中牟

县城东大街刘宅附近立一座《太司寇刘公石坊》。民国年间被毁。

刘之凤一生为官清廉，莫敢损公利私，在故里，深得里民爱戴。他的一生是与权奸斗争的一生，不论国史或县志都对他忠君爱民，倍加赞赏和称颂。

## 《沙子的声音》(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6年10月版)是张洪波诗作的精选。自1978年开始写作,从“饱蘸激情绘草原”,歌唱“石油精神”到“追寻生命之根”,洪波被称为“独旅”的行吟诗人,实现了“地质年代与人类精神的双重穿越”。

这个选本,展示了选编者张洪波“突破某种局限的方式”,直入其诗作的核心,集中遴选出最有特色、逼近“边缘”的部分,凸显洪波诗歌的特质及其美学探求的路径。

### 生命与世俗:诗与人格

洪波关注生命,并不回避世俗的欲望与欢乐,因为生命首先是生存。

《五月麻雀》写麻雀闹春。这北方大地常见的小鸟,“歌唱着 跳跃着 飞翔着”,“争闹着 惊奇着 欣喜着”,“五月麻雀在一棵树上站稳/这棵树一下子长出了漂亮的羽毛/五月麻雀落进一片田地/田地立刻就布满了自由的诗句”。春天唤醒了鸟儿,鸟儿装点着春天,而春天对于人间的“小人物”来说,就是“唧唧喳喳地把心里的东西宣泄了!无论有多少烦恼和不安也就不算什么了,然后去恋爱去养育儿女/去把今年的日子过好……”这与《边地春意》的咏叹是一个意思:“林蛙唱了三夜爱情谣曲/图们江已做了磨盘山的妻/怀孕的鱼儿逆水而行/春天是上游的一排鱼卵。”

对春意的世俗描述,道出了生命与春天与生存的密切关联。生命首先是个体生存,感性的个人是人类生存的基底。但人之所以成为人,还在于自我意识和人格的形成。

倾情一己之诗已见不少,倡扬个性似乎也不算什么新的人生发现,然而诗人将生活的“单一”细做到“一把暗锁”、“一根白发”,还应该是独出心裁,并从午夜“自己醒来”的情境里生出发出清亮的诗意:“其实,一个独身的人/就是最具体的了,尤其是在午夜/自己醒来,再也睡不着的时候/……自己醒来,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歌唱呢/为什么就不能歌唱自己呢。”世俗化生存只有与充实的内心生活

相结合,才会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,而这种生命本质的切实展开,正是人生诗意永恒的原动力。

### 生命与自由:诗与伤痛

以生命意识体验大自然,是洪波诗歌重要的动情域。《沙子的声音》所择选的风物,带有浓郁的关东边地色彩,同时又无不感应着人类性的欢乐或忧伤。

《闪电飞翔》是速度与力量的赞歌。“闪电看上去是一种撕裂的疼痛/却很少有人注意到/它退隐时那飞翔的美丽”。闪电划破天空的光亮虽然短暂,

## 文学评论

# 在时间与磨砺中升腾

评张洪波《沙子的声音》

朱晶

但它给人的刺激却是强烈而莫测的——“闪电就那么咔嚓地一下/跃升为光、时间和力量/它是往下坠落,而是去击中远方!”《蒲公英》、《清早的山楂》那种轻松与欢快,诗集中并不多见;蒲公英,“在秋天/白茸茸的花絮里/裹着一个个成熟的小世界/四处奔波”,洋溢着一种自由、兴旺的气象;山楂,平添了一股人间气息,“露水一滴滴流下红艳的脸”,“头碰头地耳语着”,俨然“一群机灵的小妖”。

更能表现生命力释放的,应属几首中篇抒情诗。例如《大雪的冬天》和《边地春意》。

张洪波不是肤浅的乐天派。与他素常平和、开朗的性情不同,他的诗多含忧伤,不乏锋芒,尤其敏感于生命生态所遭受的戕害。4月的槐花“为什么悄悄地开放?”“举长杆的人静候着呢”(《槐花》)同样,一进入“打枣儿”的季节,“枣儿们便哗哗地掉下/满地打着滚儿/疼红了脸”(《打枣儿》)。而那“把蓝天与云彩”的玻璃大厦构成一个“高大的骗局”;一

群“带着向往蓝天白云的心情飞来的”“天真的鸟儿”,“集体撞在玻璃大厦上”——“鲜红的血/溅在坚硬的蓝天白云里。”看似偶然的故事,其实是现代文明酿成的悲剧,是自由的一次陨落。

当然,最具心灵震撼力的还是关于“公牛”的两首诗。

即便如此,人们“还不敢相信它已被驯服”,因为“它的泪水在眼睛里/并未轻易流出”(《雄牛》);“从普洛纳政府广场开始/从炮声和风管手的表演中开始”,西班牙的公牛耗尽了“最后的自由”,“最

## 生命与历史:诗与时间

张洪波忧患意识强烈,但他的诗悲而不颓,怒而不怨,渗透着丰厚的生命哲理。诗人于自然和人生的细微处抚慰生命的伤痕,同时又能拉开历史的时空,在凝固的空间断面、流动的时间长河中昭彰生命的价值。“是哪一位先/把血把泪坠在此处/……行舟已远/流血的搏斗/已凝成一件文物”(《沉剑》),这“最深处最沉重的剑”之周围,必定缠绕着不少血泪的故事,一把真实的“沉剑”,折射出虚空的泪光:“在没有爱情和阳光的日子里/连坚硬的石头都会流出泪水/……

明史记载,他一生牵挂乡民疾苦,卒称名臣。清《中牟县志》载:“公在官,还时常关心着家乡民众的疾苦。待人热心,他人甚感其德。崇祯七年首先捐资,函谕中牟知县俞士鸿让把土城改为砖城。工程竣竣,又亲笔撰写《修城地记》,刻石以记之。”

刘之凤平时治家很严,教育子孙对乡民谦、逊、忠、厚不可缺一。刘芝凤冤狱后,对其家族影响很大,晚辈对其仕途冷漠。至清雍正元年,其五世孙由县城迁居牟山东侧的明山庙,世代务农。

如果说 最坚硬的是石头/石头却流着伤感的泪水/如果说最柔弱的泪水/泪水却聚成刚毅的石头”(《哭泣的钟乳石》),石头流泪,泪水化石,的确“是一个极其苦难的情节”,的确铸就了“灵魂不停哭泣的历史”;“所有的追逐和嬉戏/都被瞬间的地质变化改变了情绪/那些短头皱云南岷四川岷/……哪一尾鱼的挣扎不使你心情沉重”(《观周口店鱼化石群》),被沙岩“挤压”而僵硬的鱼儿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情?同样是一片“不肯干涸”的泪痕。三首诗,全以“泪”为意象焦点,虚实相生,时空跳跃,冷寂的物质竟幻化出人生的真情,不能不钦佩诗人奇妙的想像力。(岩画上的女人)异曲同工,写得更为鲜活可感,光彩照人:

岩画上 岩壁上 膨胀着乳房的女人们 长出了鹰的翅膀 她们在平静的天空穿行 享受着梦境般的阳光 不但有色彩,有质感,有动作,而且还播撒天籁之音,飘散圣洁气息,“用羽毛拨动琴弦/把饱满热汗的音符/撒向四方/衣襟飘舞成朵朵云彩/乳汁滴入大地/草 树木 野兽/还有更小的又一茬女人/被哺育成长”,一扫古老岩洞的阴霾暮气,喷射着现代人性的自由光辉,可谓洪波的悲枪交响诗中跃出的一段最美丽的、最悠扬的、最明亮的曲调。

牛汉,中国诗坛上饱经磨难的老诗人,他那强悍不屈的歌唱与呼吁,引领了几代诗人。人们都知道牛汉对张洪波的深刻影响,令人高兴的是,牛汉所主张的“在平凡素净的形象中透出人生隐秘的真情,让诗显出人的由血液形成的原色”,在洪波诗歌中得到了出色的发挥。摆脱“时代流行色”之后,张洪波步入了个性与诗艺更高的阶段。他倾情关注“生命状态”,诗更有了超脱,而不再是兼收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长,透过苦难和悲剧的意象,探寻生命的自由和奇美的至境。《沙子的声音》表明,走进时下中国诗坛重要诗人的行列,张洪波应当当之无愧。

李老先生啧啧道:“这孩子,这么好的梅花,哪舍得折呀!”

月婵道:“多您昨日不是答应了吗?说话不算数!”

李老先生心想昨日哪里答应她折梅花了?他知道女儿精得很,立马猜着她是在玩鬼把戏,便说:“你不见爹这里有客人吗?”

月婵朝索额图歪头一笑,说:“大哥,我够不着,您帮我折行吗?”

索额图不知如何是好,望着明珠讨主意。李老先生正好不想让两位生人进屋,便道:“好吧!两位客人也喜欢梅花,不如多折些,您两位也带些走。”

索额图却说:“这个使不得!”

月婵扯着索额图衣袖往外走:“大哥,我求您了!您不要,我的也没了。您帮我折吧!”

索额图只好回到梅树下,替月婵折梅花。月婵故意胡乱叫喊,一会说要那枝,一会又说那枝不好看。眼看看着差不多了,索额图拍手作罢。李老先生掏出几枝,送给明珠。明珠谢过,收下了梅花。叫月婵这么一闹,明珠和索额图只好告辞了。

明珠同索额图一走,月婵得意地笑了起来。陈敬从客厅里出来,道:“谢月婵妹妹了。”

李老先生这才明白过来,道:“你这个鬼灵精!怎么不想想别的法子?可惜了我的心。”

月婵道:“听陈敬说这两个人可能是坏人,我急得不行了,还有什么好法子?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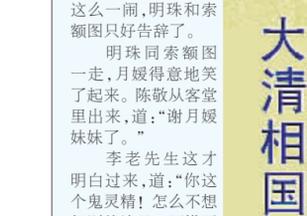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

丁敬亭

## 连载

当然,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就可以确定的,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B型血的原因吧,总之就觉得很投缘,他对我很好而且很善解人意,有时我甚至感觉我们之间有着心理感应。比如,有一次,我们去咖啡屋,他以前并不知道我喜欢喝什么,当他问我喝点什么时,我还没开口,他就指出来了,冰柠檬茶。本来,去咖啡屋的人大都喜欢喝咖啡,但我最喜欢喝柠檬茶,而且最喜欢加冰的,他竟然在不懂我这一爱好的情况下,像看透我内心似的,猜得完全准确。他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

他定居国外已久,没有结婚,但一直有女朋友。他回去后,我们就开始了密切地联系,有时一天都要写10多封E-mail,他每天都打一个国际长途给我,有时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。

我知道这样做不好,可是又无法拒绝自己内心的渴求,他说把我当做红颜知己,说我们是属于第四种关系。我有时想拒绝他,但又很在乎他,一想起他,就心跳加快,比初恋的感觉还激动。我每天都在矛盾中度过,有时整晚整晚地睡不着,因为我发觉我越来越依恋他了。

老公说这段时间感觉最轻松 最矛盾的是9月初的一天,Andy给我打电话说下个月要过来看我,我不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,内心真是翻江倒海,又激动又害怕又紧张又想逃避。我既不想去破坏现有的家庭,却又无法抗拒自己内心莫名其妙的需求。

对一个传统而文静的女人来说,这件事折磨得我每天吃不好饭,睡不着觉。我知道我跟老公是很般配也互相很爱对方的,我非常怕做出对他不忠的事,我终于鼓起勇气,约老公去一家高档的咖啡屋闲聊,一方面想从他身上找到跟Andy在一起的那种感觉,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发现蛛丝马迹,提醒我“悬崖勒马”,让我彻底了断了这段感情。

可是,闲聊的结果比我想像的要糟得多。老公竟然很高兴地对我说,这段时间我因为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他,那么在乎他,他感觉轻松了很多,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。我感到很失望,也更加困惑。也是因为他的态度,让我跟Andy之间的第四种感情无法消失,一直缠绕在我脑海里。

我觉得老公这种感觉很奇怪,问他:原来,我给了你那么大的压力呀?

他!”

陈敬正要被带走,忽听有人厉声制止:“慢!”原来明珠飞跑着过来了,不让官差把人带走。吴云鹏并不认得明珠,却猜得此人肯定颇有来头。眼见着十几个人飞身而至,然后闪出一条道来,皇上背着手走过来了。

明珠轻声奏道:“皇上,这人就是我们抓的山西举人陈敬!”

皇上并不说话,只逼视着陈敬。陈敬来不及说什么,却见吴云鹏早跪了下来,叩头道:“不知皇上驾到,臣罪该万死!”

李振邦、卫向书等到八位考官闻讯,慌忙从贡院里跑了出来迎驾。

陈敬见所有人都跪下了,才回过神来,慌忙跪下,道:“山西学子陈敬叩见皇上!”

皇上仍不说话,只是望着陈敬。李振邦奏道:“皇上,陈敬身负凶案,竟敢前来赴考,真是胆大包天!”

陈敬道:“学子没有这么大的胆量!我敢来赴考,是因为我清白无辜!学子突然身临杀身之祸,如坠五里云雾。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变本加厉,一到京城就杀了举人李谨!”

陈敬辩解道:“我为什么要杀李谨?李谨家贫,住不起客栈,店家要赶他出门。我看他学问好,人也忠直,还替他出了银子。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的罪,就出在他家银子上头。他企图贿赂考官,被李谨知晓。李谨扬言要告发,他就下了毒手!”

这时,卫向书奏道:“皇上,没有实据,不能臆测。”

李振邦瞪了眼卫向书,道:“卫向书是陈敬山西老乡,他这话明里说得公正,实际上是在袒护。”

皇上了一声不吭听了半日,这会儿才说:“科场贿赂,朕深恶痛绝!那些想通过贿赂换取功名的,只把科场当生意场,他们将来晋身官场,必然大肆搜刮,危害苍生,祸及社稷!所以,凡是科场贿赂的,朕只有一个办法,杀!”

皇上转身望着陈敬,问道:“你,居然不怕死?”

陈敬低着头,道:“若要枉杀,怕也无益!”

李振邦道:“皇上,陈敬真是大胆!竟敢这样对皇上说话!”

李振邦又道:“启禀皇上,去年山西秋闹之后闹府学、辱孔圣的举人中间,就有陈敬。蒙皇上恩典,念他文章经济还算不错,没有治他的罪,哪想他不思感恩,